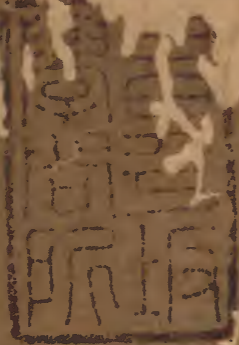


南軒集



律詩表啓記

七之九

漢書門			
一	二	三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五	一〇七	漢	
函	一三	書	
二架	一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713
冊數	10	( 3 )
函號	315	1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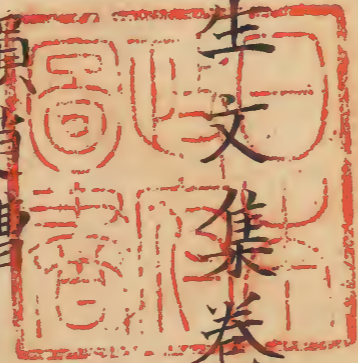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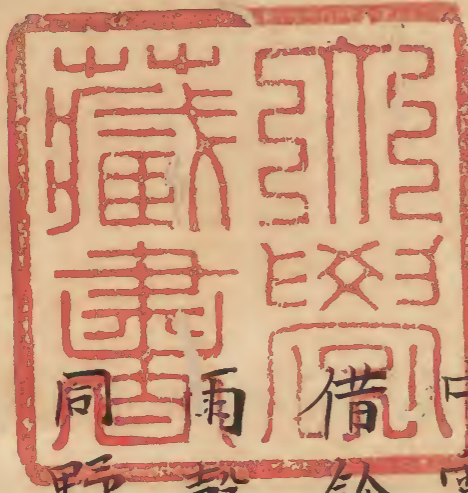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七

律詩

次韻趙漕



淺草文庫



中宵憂歲不成寐一雨為霖敢自虞應是行臺

借餘潤故教均澤及樵蘇

聲歷歷來庭戶喜色津津到澤虞擊壤徑思

野老名亭詎敢學坡蘇

和答鄭憲分贈米帖

字中有筆米博士片紙人間十襲藏好帖袖歸

終日看從渠車馬鬧康莊

是日中元  
傾城出遊



偶作

世情易變如雲葉官事無窮類海潮  
退食北窗涼意滿臥聽急雨打芭蕉

偶成

至前

公庭過午無餘事退食歸來默坐時  
晴日半窗香一縷陽來消息只心知

送鄭憲酒

晴日南山几杖俱躋高選勝不須扶也知  
坐上多佳客可着青州從事無

再和

想得經行與客俱身強寧復要人扶  
晚來山色應難盡十里青蒼看有無

韓廷玉築亭於官舍之旁園中故多梅  
會有飛雪予因題其扁曰梅雪蓋取少陵詩  
語而劉公貢父送劉長官掌廣西機宜嘗  
用此事有雪片梅花五嶺春之句今廷玉  
適爲此官予以名亭抑其宜也亭邊花木  
多吾第定叟舊植故予首章及之

城陰一徑自深窈花木成行菊遶籬細說當時  
經始事夢回春草費相思



南州要是梅開早北客巡簷偏眼明一夜飛花  
來點綴新亭端復得佳名  
眼底風光正自佳滯留何必歎天涯日長况是  
文書省且與閑吟對落花

立春日禊亭偶成

律回歲晚冰霜少春到人間草木知便覺眼前  
生意滿東風吹水綠差差

和陳澤之春日四絕

花落花開揔可憐嶠南亦復好風煙雨餘起我  
故園夢漠漠浮鷗水拍天

年華冉冉春將半花事忽忽雨滿城想復東郊  
變新綠未妨携酒趁初晴

泗上當時鼓瑟人風雩豈是樂閑身言外默傳  
予聖旨曾中長有四時春

日長漸有簡編樂春半已將櫻筍來無數青山  
相慰藉有時明月共裴徊

元日

古史書元意義存春秋揭示更分明人心天理  
初無欠正本端原萬善生

從鄭少嘉求貢細餘茶



頁包餘壁小盤龍，獨占人間第一功。  
乞與清風行萬里，爲君一洗瘴雲空。  
茗事蕭疎五嶺中，修仁但可愈頭風。  
春前龍焙令人憶，知與故人風味同。

初食荔枝

開奩未暇論香味，合令居第一流。  
細擘輕紅便傾瑞露，周南端復且淹留。  
照水依山秖自奇，晞風沐雨惜光輝。  
冰肌不受紅塵浣，頰頰從教酒暈肥。

嶺南荔枝不可寄，遠龍眼新熟輒以五百

顆奉晦叔，或可與伯逢共一酌也。

荔子如今尚典刑，秋林圓實著嘉名。  
雖無頰玉南風面，却耐筠籠千里行。  
手自封題寄故人，聊將風味赴詩唇。  
千年尚憶唐羗疏，不汗華清驛騎塵。

壽定叟弟

聞說清朝對紫宸，君王側席屢咨詢。  
惟應民瘼開陳切，故遣分符驗撫循。  
聞說嚴人愛貳車，呻吟赴愬賴携扶。  
從今充擴應無倦，千里疲民待子蘇。



聞說年來更老成  
清心寡欲厭紛紜  
固知造物有深意  
端享脩齡看策勳  
秋風想已治歸裝  
吾亦扁舟具碧湘  
世味祇應諳歷遍  
何如兄弟對方牀  
年年桂綻菊開時  
長憶芳樽共一卮  
請誦周人樂句全  
勝三歎陟岡詩

丙申至前五日復坐南窗憶去年詩又成

兩章

依然紅日照窗榻  
還是去年消息時  
妙理不須尋轍迹  
只於生處驗新知

新晴物物有春意  
正值一陽來復時  
變化無窮俱是易  
探原密處起乾知

題雉山禊亭

一曲清江正可憐  
隔江新竹露娟娟  
好風成我曲肱夢  
起看飛雲度碧天

夢策大舸卧泛江湖波  
濤甚壯醒乃悟其  
爲雨因成小詩

平生得意白鷗外  
歲晚歸心鴻雁俱  
蕉葉雨聲喧曉枕  
夢成風楫泛江湖

南嶽庵僧寄上封新茶風味甚高薄暮分



送韓廷玉李嵩老

浮甌雪色喜初嘗中有祝融風露香徑欲與君  
同晤賞短檠清夜正相望  
跋王介甫遊鍾山圖  
林影溪光靜自如蕭疎短鬢獨騎驢可能曾次  
都無事擬向山中更著書

歲晚烹試小春建茶

陽月藏春妙莫窺靈芽粟粒露全機煮泉獨啜  
寒窻夜已覺東風天際歸

昨過漕臺庭前茶蘂盛開已而詹體仁海

棠和章及此因用前韻賦兩章

玉立春深雪不如生香透骨雪應無莫遣飄零  
雜塵土芬芳留入碧琳腴  
紛紛花片逐風飛綠幄藏春自一奇不入時人  
紅紫眼却須我輩與題詩

所思亭海棠初開折贈兩使者將以小詩

未須比擬紅深淺更莫平章香有無過雨夕陽  
樓上看午花容有此膚腴

東風着物本無私紅入花梢特地奇想得霜臺  
春思滿一枝聊遣博新詩



廖憲送牡丹用海棠韻復走筆戲和之  
綠葉滿園風雨餘君家花事嶺中無  
眼明見此復三歎京洛名園憶上腴  
報答春光須著語年來老我不能奇  
風前媚好有餘態未必此花如此詩

定叟弟頻寄黃蘗仰山新芽嘗口占小詩  
適灾患亡聊久不得遣寄今日方能寫此  
瘴雨昏昏梅子黃午牕歸夢一繩床  
江南雲腴忽到眼中有吾家棠棣香  
集雲峯頂風霜飽黃蘗洲前水石清  
不入貢包

供玉食祗應山澤擅高名

坡公貶草茶未爲確論予謂建茶如臺閣

勝士草茶之佳者如山澤人各有風致未易疵也

益陽南境松杉夾道鬱然父老相傳忠定  
張公爲邑時所植也其間亦有旣剪而復  
生者作詩屬來者護持之

夾道松杉半老蒼前賢餘澤未應忘君看直幹  
連雲起豈但當年蔽芾棠

登楚野亭見張舍人題字

英豪自昔多遺恨人物于今正眇然來訪舍人  
題字處淡煙莎草滿平川



城南雜詠二十首

納湖

原原錫潭水匯此南城陰岸花有開落水盈無  
淺深

東渚

團團凌風桂宛在木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  
波中

詠歸橋

四序有佳趣今古蓋共茲橋邊獨微吟回首忘  
所之

船齋

窓低蘆葦秋便有江湖思久已倦垂綸游魚不  
須避

麗澤

長哦伐木篇佇立以望子曰暮飛鳥歸門前長  
春水

蘭澗

藝蘭北澗側澗曲風紆餘願言植根固芬芳長  
慰予

山齋



疊石小崢嶸脩篁高下生地偏人迹罕古井輓  
轡鳴

書樓

高樓出林抄中予載書昔人不可見倚檻意有  
何如

蒙軒

開軒僅尋丈水竹亦蕭疎客來須起敬題榜了  
翁書

石瀨

流泉自清觸石短長鳴窮年竹根底和我讀

書聲

卷雲亭

雲生山氣佳雲卷山色靜隱几亦何心此意相  
與永

柳堤

前年種垂柳已復如許長長條莫攀折留待映  
滄浪

月榭

危闌明倒影面面湧金波何處無佳月惟應此  
地多



濯清亭

芙蓉豈不好濯濯清漣漪采之不盈把怙悵暮  
忘飢

西嶼

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島嶼花木深蟬鳴不  
知處

琮瑋谷

幽谷竹成陰懸流着石清不妨風月夕來此聽  
琮瑋

梅堤

亭亭堤上梅歷歷波間影歲晚憶夫君寂寞煙  
渚靜

聽雨舫

風吹渡頭雨撼撼篷上聲欣然會心處端復與  
誰評

采菱舟

散策下亭阿水清魚可數却上采菱舟乘風過  
南浦

南阜

湘水接洞庭秋山見遙碧南阜時一登搔首意



無數

游嶽尋梅不獲和元晦韻

眼看飛雪洒千林更著寒溪水淺深應有梅花  
連夜發却煩詩句寫愁襟

十三日晨起霜晴用定王臺韻賦此

晴嵐開嶽鎮雲雨斷陽臺日出寒光迥川平秀  
色回興隨天際鴈詩寄嶺頭梅盛事它年說憑  
君記玉林

用元晦定王臺韻

珍重南山路驅羸幾度來未登喬嶽頂空說妙

高臺曉霧層層歛奇峯面面開山間元自樂澤  
畔不須哀

馬上口占

向來一雪壓霾昏曉跨征鞍傍水村七十二峯  
俱玉立巍然更覺祝融尊

馬上舉韓退之語口占

擾擾人心墮渺茫更於底處問穹蒼今朝開霽  
君知否春到無邊花草香

和朱元晦韻

一見瓊山眼爲青馬蹄不覺渡沙汀如今誰是



王摩詰爲寫清入畫屏新

登山有作

上頭壁立起千尋下列群峯次第深兀兀籃輿  
自吟詠白雲流水此時心

和元晦馬跡橋

請行從馬跡橋何須乘鶴造叢霄殷勤底事  
登臨去不爲山僧苦見招

方廣道中半嶺少憩

半嶺籃輿小駐肩眼中已覺渺雲煙山頭更盡  
無窮境非是人間別有天

道中景物甚勝吟賞不暇因復作此

支筇石壁聽溪聲却看雲山萬疊新揔是詩情  
吟不徹一時分付與吾人

崖邊積雪取食清甚賦此

陰崖積雪射寒光入齒清甘得味嘗應是山神  
知客意故將瓊液沃詩腸

和元晦後洞山口晚賦

石裂長藤瘦山圍野路深寒溪千古思喬木四  
時陰更得尋幽侶何妨擁鼻吟笑看雲出岫誰  
是此無心



和元晦雪壓竹韻

山行景物揔清奇知費山翁幾許詩  
雪急風號聯騎日月明霜淨倚闌時

和元晦懷定叟戲作

路入青山小作程每逢佳處喜人山林朝市憶  
休關念認取臨深履薄身

方廣聖燈

陰壑傳聞烟夜燈幾人高閣費追尋  
山間光景祇常事堪笑塵寰萬種心

賦羅漢果

黃實累累本自芳西湖名字著諸方  
稱勝毋

吾常避珍重山僧自煮湯

和元晦詠畫壁

松杉夾路自清陰溪水有源誰復尋  
忽見畫圖開四壁悠然端亦慰予心

和元晦方廣版屋

葺蓋非陶埴年深自碧差如何亂心曲  
不忍誦

詩

和擇之賦泉聲

試問今宵澗底聲何如三歎有餘音  
堂中衲子



還知否月白風清底處尋

和擇之賦霜月

月華明凜好霜天遙指層城幾暮煙妙意此時  
誰與寄美人湘水隔娟娟

和擇之賦枯木

陰崖虎豹露鬚牙元是枯槎著蘚花不向明堂  
支萬祀玄冬苦節未須誇

聞方廣長老化去有作

夜入精藍意自真上一笑政清新山僧忽復方  
隨流水可惜平生未了身

賦蓮花峯

玉井峯頭十丈蓮天寒日暮更清妍不須重詠  
浴神賦便可同賡雲錦篇

和元晦詠雪

兀坐竹輿穿澗壑仰看石徑接煙霞是間故有  
春消息散作千林瓊玉花

自方廣過高臺

兩寺清閨磬群峯石作城風生雲影亂猿嘯月  
華明香火遠公社江湖鷗鳥盟是中俱不着俯  
仰見平生



賦石廩峯

巋然高廩倚晴天獨得佳名自古傳多謝山中  
出雲氣人間長與作豐年

道傍殘火溫酒有作

陰崖衝雪寒膚裂野路燃薪春意回旋暖提壺  
傾濁酒陶然絕勝夜堂杯

和元晦林間殘雪之韻

眼中光潔盡瓊瑤未覺鬱藍宮殿遙石壁長林  
冰筋落鏘然玉佩響層霄

和擇之看雪

嶽背三冬雪真同不夜城野雲何見蕩澗水助  
空明行橐多新句青山有舊盟堂堂身世事渠  
謾說三生

和擇之福巖回望嶽市

回首塵寰去渺然山中別是一風煙好兼晴色  
上高頂要看清霜明月天

福巖讀張湖南舊詩

茲遊奇絕平生事只欠瀛仙冰雪姿元是經行  
題品地却從山際誦新詩

和擇之登祝融峯口占



祝融高處好拂石坐林端雲夢從渠小乾坤本  
自寬回眸增浩蕩出語覺高寒明日重來看寧  
應取次還

和元晦晚霞

早來雲意遮空碧晚喜晴霞散綺紅便可懸知  
明且事一輪明月快哉風

過高臺携信老詩集

蕭然僧榻碧雲端細讀君詩夜未闌門外蒼松  
霜雪裏比君佳處讓高寒

和元晦贈上封長老

上方元自好一榻有餘清祗趁晨鐘起寧聞山  
鳥聲高僧足幽事野客富詩情試問峯頭景今  
朝作麼生

和元晦醉下祝融

雲氣飄飄御晚風笑談噓吸滿心曾須臾飲盡  
還空碧露出天邊無數峯

和元晦十六日下山之韻

歸袂隨雲起籃輿趁雪明山僧苦留客世故却  
關情小倚枯藤杖聊聽絕澗聲如何山下客一  
笑已來迎



和擇之韻

山中好景年年在人  
事多端日日新  
不向青山生  
戀著祇緣身世  
揔非真

和擇之韻

舊說峯頭寺  
真成杖屨來  
却尋泥路滑  
更喜野雲堆  
寒積三冬雪  
陽生九地雷  
城中幾親友  
爲說看山回

題曾氏山園十一詠

尚綱堂

肯人爲已學  
深肯妙隱微  
三復尚綱章  
服膺願

無違

夕陽臺

日暮天無風  
岸中夕陽中  
回首發遐想  
明月已升東

橘泝

我家湘水濱  
年賦徠服君  
家百畝田  
晚歲十年樹綠

霜傑

種松苦難長  
松長還耐久  
莫作目前思  
但種門前柳



菊隱

不肯競桃李甘心同艾蒿德人一題品愈覺風味高

君子亭

嘉蓮秉嘉質解后逢賞音翁豈玩物者寄意一何深

蓼步

扁舟橫薄莫渺渺蓼知秋家山有江湖何必賦遠遊

北山

南山煙雨霏北山風露多衣沾非所惜屢濕知如何

梅沼

寒梅只自芳野水有餘清山空歲云暮妙意相發明

桃花塢

花開山與明花落水流去行人欲尋源只在山深處

吟風橋

橋邊風月佳俛仰有餘思無忘履冰心方識吟



風意

昨日與周伯壽別終夕雨小詩追路  
夜雨虛簷響徹明地蒸衣潤欲生雲想君者路  
頻回首我亦書窓倍憶君

自西園登山

日光射崖冰雪色風壑傳響松龍吟但忻耳目  
得所遇不覺山高幾許尋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七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八

表

謝太師加贈表

日月昭回燭孤忠於旣沒風雷鼓動詔卹典於  
無窮藐然遺孤重於隕涕中謝伏念先臣早趨  
列著即值多難痛陵廟之莫扶嘆簪紳之自保  
以爲寇讎若此豈臣子之遑安義理所存何利  
害之足計會真人之勃起先百辟以駿奔奉命  
於危機洶湧之秋投軀於衆難紛紜之際以至  
進登揆路盡護戎車不憂醜虜之方張惟懼人



心之不正炳若丹青之誓率茲縞素之師雖蒙  
神聖之深知亦致姦邪之橫疾擯君炎服中逾  
二紀之更敢意餘齡復際重明之運竊窺睿蘊  
思復祖疆願早効於精誠冀平清於氛祲而割  
地奉讎之論起合黨締交之謀深修邊備則指  
爲費財講武功則目爲生事妄擬偷安於歲月  
曾微却顧於興衰非惟沮先臣之爲實乃傷陛  
下之志鑠金成市卒賴保全易篲餘哀空存感  
慨悵歷時之漫久忽當饋以興思中旨顯頒褒  
章具舉旣極上公之貴復督節惠之文人知忠

義之榮莫不競勸士喜是非之定少緩私憂固  
將垂訓於邦家豈但增光於泉壤此盖伏遇皇  
帝陛下勤儉法禹聰明繼堯緯武經文不暫忘  
於宗祏彰善瘡惡用允若於天心敷揚舊勲表  
厲在服誦謏言之曲盡仰至意之旁享臣猥以  
承家極茲追往奉牲以告知神理之來歆聚族  
而謀念上恩之曷報惟慕先臣之許國力圖後  
日之捐身

嚴州到任謝表

奉詔中陞分符近邦已見吏民敬頌條教 中謝



伏念臣稟資不敏涉道未深誦編簡以窮年粗  
守趨庭之訓雖江湖之屏迹敢忘向日之心藐  
茲憂患之餘時軫記憐之舊旣將詳試以民事  
又使密邇於行都賜對彤庭曲形睿獎辭闕未  
更於積日驅車已屆於新封仰在望之雲天依  
歸易已願來迎之父老責望謂何此蓋伏遇皇  
帝陛下勇智繼湯聰明法舜謂意誠心正澄源  
雖自於朝廷然本固邦寧共理亦資於牧守夫  
何迂戇乃預選掄惟是此方素稱瘠土而其輸  
賦獨重他州編居半雜於山林稔歲猶艱於衣

食觀其生理良足興嗟臣謹當咨訪里閭推原  
根本悉陳利害之實仰冀恩澤之流視民如傷  
用體大君之德意爲國以禮更思先聖之格言

靜江到任謝表

還之寓直假以藩祗服訓詞已臨官次伏念  
臣稟資甚戇涉理未深徒以蚤被於教忠故亦  
粗知於守義頃由郎省入侍經帷方聖主之有  
爲思延忠謹愧下臣之末學無補高明居然半  
載之間負此素餐之責獨有孤危之迹上塵覆  
護之私終畀便州使歸故里甫及卅期之近更



叨改命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愛養人才重  
惜名器謂臣鈍不生事或可責以撫摩察臣愚  
無它腸示不忍於捐棄惟是桂林之地夙專制  
間之權盡護邊蠻南極嶺嶠深虞綿薄莫副使  
令臣敢不思既厥心克共于事奉法循理期躬  
率於遐方和衆安民用仰承於皇武

江陵到任謝表

便私有請已媿衆輶改命弥優又叨分闡仰承  
德意既見吏民中謝惟全楚之上流實皇家之  
要屏居吳蜀之會屹形勢之相閑控襄沔之衝

渺規摹之甚遠自我馬平寧之後亦歲時閱歷  
之多田土膏腴莫盡新耕之利人煙蕭瑟靡聞  
舊觀之還既富庶之未臻諒恢圖之難濟孤聖  
主有爲之志虛輿人望治之心謀師之艱于今  
尤甚豈茲遴選乃及微臣茲蓋伏遇皇帝陛下  
明並日中仁同天大念臣服於先訓亦有意於  
捐軀謂臣守其愚忠或可望以立事肆加明試  
不忍遐遺臣敢不務集衆思勉圖來効事君以  
勿欺爲主期利害之實聞禦侮以得民爲先當  
本根之力護庠幾毫髮仰答乾坤



進職因任謝表

內閣分華進其寓直 藩因任錫以質書既莫  
遂於終辭凜不知夫所措臣某誠惶誠懼頓首  
伏念臣昨承人乏來守嶺隅忽坐閱於兩秋亦  
既殫於五技所賴旁流之惠澤故茲少息於疲  
眊吏於其間譴因以免敢希誤寵何有微勞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以大有所為之資行不忍人之  
政遠邇一視真傳大上之心賞罰至公悉聽國  
人之論惟臣不敏曷稱所蒙况聞前哲之言多  
畏居官之久非人情狃習之為慮實已志怠忽

之難防其幾弛於方寸之間則害及於一路之  
廣返復以念經營莫寧敢不履薄臨深益思謹  
於侯度庶幾積銖累寸或不玷於皇明

謝除秘閣修撰表

臣某言先在廣西任日伏蒙聖恩除臣秘閣修  
撰尋具辭免奉聖旨不允已祗受誥命者奉藩  
何補坐費三年進律之廢乃蒙再命控忱辭而  
莫獲拊小已以增羞 中謝 伏念臣鈍質無堪孤  
蹤難植備保鄣於遠服凜危懼之百懷惟仰恃  
於聖明勉自殫其心力班超之策但守於平平



陽城之書固甘於下下豈期膺獎荐賜寵光俯  
矜塵坐之餘生俾隸蓬萊之高選超踰若此報  
稱謂何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器使群才光被四  
表顧未忘於簪履之舊尚念黯愚將示勸於牧  
圉之臣姑從隗始榮踰葦袞愧甚循墻臣敢不  
勉務朴忠仰承德意始終一節期不負於素懷  
驅馳四方敢或憚於煩使

謝侍講表

拜命中宸執經西學雖踵熙朝之故事實爲儒  
者之至榮莫遂懔辭惟深惕懼臣某 云云竊以

剛健篤實易稱多識之功緝熙光明詩著仔肩  
之義蓋典學所以建事而治國始乎修身厥惟  
括王乃燭大本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先勤儉  
政用中和從善若轉圜每盡謙虛之道臨民如  
御焉居懷兢業之思念六籍之格言爲百王之  
要範將求鴻碩與共講論顧臣何人亦願茲選  
臣敢不樸忠自許古義是研勉殫夙夜之誠庶  
幾千慮儻有涓埃之補少答大恩

謝賜冬衣表

出笥分珍在廷均賜方此御冬之始俱懷挾纊



之溫中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子視庶民天臨  
群下遇之有禮俾知臣節之恭豈曰無衣獨覺  
君恩之重臣等敢不力圖其報仰稱所蒙惟公  
爾以忘私庶服之而無斁

賀郊祀表

率時陽復式展泰壇配我思成有嚴熙事中賀  
竊攷前王之典莫先上帝之郊明德惟馨匪備  
物之爲貴精意以饗本一誠以潛通必知禮樂  
之原斯格高升之應恭惟皇帝陛下躬行舜孝  
業廣禹勤守位曰仁允寶祖宗之訓應天以實

克單夙夜之心茲舉彌文益昭順福神靈來燕  
穆然聲氣之交朕采駿奔儼若豆籩之薦更旁  
流於沛澤用永錫於蒸黎臣等幸備迹聯豫承  
明祀體宸衷之寅畏敢怠交修仰帝命之昭融  
庶幾無斁

賀冬至表

律應中聲候迎長景宜人神之贊喜輔宗祏以  
儲休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重堯之華行禹之智  
顓俊以尊上帝歛福而錫庶民周典是遵待彼  
陰陽之定義爰默玩見夫天地之心臣叨奉藩



條阻陪班綴天子萬壽敢忘歸美之誠王者三  
微願廣好生之德

遺奏

庚子貳月初貳日

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  
有微誠不能自己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  
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  
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

經筵講議

二南之詩聖人示萬世以制治之本源乃三百  
六篇之綱要如易之首乾坤然葛覃次於關雎

蓋述后妃雖貴不可忘其初處宮室之中而思  
其在父母家之時居富貴之位而念夫女工之  
勞感時撫事而因以起其歸寧之心思其節儉  
敦本孝愛恭敬薰然見乎其辭反復誦詠之則  
可以得其趣矣一章思夫在父母之時方春葛  
延蔓于中谷維葉萋萋然其始茂也黃鳥聚于  
藁木其鳴啾啾然其甚和也誦此章則一時景  
物如接吾耳目中矣二章維葉莫莫則是葛既  
成而可采之時也於是言其刈獲之以爲絺綌  
如此脹之無厭也蓋躬其勤勞而享之則安耳



誦此章則其敦本之意可見矣三章言其因是以思其父母告師氏以言歸汙治其燕私之服澣潔其朝見之衣害澣害否言何者當澣何者當否治其衣服蓋欲以歸寧父母也誦此章則其孝愛恭敬與夫節儉之意又豈不薰然於言辭之表乎古者雖后妃之貴亦必立之師傅以詔之故此詩言歸必首以告師氏而左氏傳亦謂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則知師傅之職所以朝夕輔導之也法家拂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在后妃亦然誠以人心易動貴驕易溺處其極

而無所畏憚則其可憂將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古之明君與其后妃相與夙夜警戒而不教少忽乎此也臣嘗考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紉之勤相與咨嗟歎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臣以爲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謹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而



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紵之事則心不存于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之妃則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則太任妃則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勞于內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後世猶有若幽

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端良由稼穡織紵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故誦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漢以下其治亂成壞之源皆可見矣  
講畢臣杖復進曰臣觀三代令王必知稼穡之艱難其后妃必知織紵之勤勞惟其身親之視民如傷其心誠痛切也後來只爲不知艱難故



都不省察但見目前一事之辦一令之行不知  
百姓流離困苦于下所以漢唐妄爲興作之君  
多在中葉良由不知艱難所致周公作七月反  
復只說農桑作無逸只說稼穡之艱難要得成  
王曾中了然都知許多辛苦曲折自然朝夕敬  
畏惟恐失民心下情通達凡事不敢草草其治  
所以安固長久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  
之上以自逸也蓋欲分付天之赤子而爲之主  
人主不以此爲職分以何爲職分人主不於此  
存心於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

傷之則百姓之心自然親附如一體若在我者  
先散了此意思與之不相管攝則彼之心亦將  
泮渙而離矣可不懼哉自古帝王爲治皆本乎  
此後世興利生事之臣先毀薄此論謂之陳腐  
亦無怪其然蓋須指此爲陳腐則彼興利生事  
之說方得而進臣嘗譬之飢必食穀粟渴必飲  
水漿此語似乎陳腐然飢須食穀粟渴須飲水  
漿不可易也若以此爲陳腐却求吸風飲露之  
計寧有是理人主不可以不察臣又嘗觀後世  
兩種議論或云小害無傷或云要得立事擾人



不奈何臣以為此等議論乃壞國家元氣毒藥  
上云王安石謂人言不足卹所以誤國事臣栻  
請破前此二者說臣嘗為州郡備見百姓利害  
百姓甚易擾動未論州郡所行只如知縣妄行  
出一文字鄉間擾害百姓有不可勝言者何況  
以朝廷之勢臨之若一事偶未審草草行出外  
間受害又何可以數計百姓被困毒得聞於人  
主之前者有多少間隔其受害已不少矣然則  
豈可謂小害無傷濟大事必以人心為本若未  
曾做得一毫事先擾百姓失却人心是將立事

根本自先壞矣烏能立哉然則豈可謂要立事  
擾人不奈何人主又豈可不察然而又有一等  
頽墮苟且之論借養民之說却是耍玩歲愒日  
都無所為此反害正論臣所論先王養民之政  
蓋其所施行具有本末先後正合朝夕講究以  
次行之非是恬然不為臣栻又進曰古人論治  
如木之有根如水之有源言治外必先治內言  
治國必先齊家湏是如此方為善治臣適論成  
周家法自漢唐以來家法之美無如我宋臣嘗  
考四后之德其立甚正終為宗廟社稷之福光



獻曹太后方英宗之初有功社稷宣仁高太后  
致元祐之治號爲女主中堯舜欽聖向太后建  
中靖國之初有功社稷欽慈孟太后靖康建炎  
間社稷之功又冠前古以此知本朝之家法何  
媿三代實子孫萬世無窮之法

啓

謝宰執

太師加贈

仰祗明詔追述遺忠惟聖主明燭無疆莫掩中  
天之照而大臣言乃底績豈無前席之陳孤生  
藐然有涕滂若永言先父之志粵自靖康而來

蓋以爲天理所安期沒身而後已人臣之義不  
與賊以俱生國餘三戶而可以亡秦田有一成  
而卒能祀夏苟精誠之自竭豈利鈍之逆知惟  
其不渝是以克濟若謀國懷畏悞之見則事仇  
甘陵夷之歸妄希一日之安莫思千載之恥三  
綱不振萬事曷成皎若丹心歷多艱而愈厲凜  
乎白首曾孤立以奚傷痛易簣之有言恨枕戈  
之未遂孰謂閱時之久忽形當宁之思肆命有  
司昭加卹典焚中山之篋旣空讒慝之群祭曲  
江於冢益懋始終之眷而平章僕射相公扶持



公論翌賚化原想夫正色於朝蔚有沃心之助  
致此休命賁于幽高豈私門以爲榮實吾道之  
增重某奉書而告追往更深記先友以示方來  
所願勲名之懿銘上恩而思報効敢忘忠義之  
傳

答周漕啓

伏審持節載驅褰帷來蒞送以禮樂上資周度  
之聞雖則劬勞民有安居之託共惟某官以敦  
厚之稟負通達之才學道愛人夙著撫循之實  
正身率下更高刺舉之風眷此南湘寔爲巨屏

湖山清遠肯稱控制之雄戶口浩穰尤覺賦輸  
之劇雖故歲之幸稔尚前款之未償正資惠存  
以底安裕僮官吏之奉法自民俗之蒙休激濁  
揚清即聽公平之論圖事揆策旋歸獻納之班  
某久寓是邦便同舊里方衡門之自屏喜廣蔭  
之可依染翰見貽先辱瓊瑤之贈造門不遠行  
修桑梓之恭

答胡提舉啓

伏審持節載驅褰帷來屆送以禮樂上資周度  
之聞雖則劬勞民有安居之託伏惟提舉郎中



以疏明之稟負通達之才執法漢庭夙著平反  
之舉觀風周道已聞忠厚之言載惟推擇之公  
實寄丁寧之旨蓋念茲土重懼款蓄尚遠食新  
之期居多仰哺之衆是勤賢德來布上恩正茲  
抆患之時何異拯焚之急儻誠心惻怛惟恐一  
夫之傷則惠澤周流自然千里之及政施有序  
風動可期既寬宵旰之深憂且召豐年之和氣  
遂因成績入步要津某昨幸朝班數瞻風宇方  
衡門之自省喜廣蔭之可依染翰見貽先辱瓊  
瑤之贈造門不遠行修桑梓之恭

答柳巖州啓

奉詔牧民方待臨川之次蒙恩易郡更叨桐水  
之除自揆初心敢忘素守已上奉祠之請輒辭  
棄傳之行豈不知在今此州實拱行闕仰雲天  
之在望知日月之可依地望旣隆民俗且簡几  
席枕湖山之上簿書雜魚鳥之間前瞻文正之  
風流尚想孖陵之節槩叨逾過分夫復何言然  
某方茲退伏於里閭且欲從容於學問斯未能  
信教言輕試於治人道之難明祇合靜求於在  
已庶幾有得不辱其先日冀大君之仁俯從小



已之願豈謂山川之阻忽勤魚素之效敢占燕  
辭少敘鄙意恭惟知府朝義以德履之甚茂全  
才脫之有餘惟自處期忠厚之歸故所至以牧  
養爲事翱翔中外益著聲猷詠中和之詩已騰  
聲於近服陳治安之策即趨對於明庭某未諧  
先覩之期徒負告新之意敢借偃藩之樂少留  
坐嘯之娛秋律旣深霜飈愈厲願體眷毗之厚  
益精調護之宜瞻頌之深敷宣罔旣

答胡叅議啓

空冀北之野昔知人物之英佐湖南之軍今喜

風猷之近辱書先及佩意惟深伏惟某官以淳  
茂之資富通明之學持心近厚蔚聞平讞之風  
正色不求雅有安恬之樂惟瀟湘之都會控江  
漢之上流溪山阻深戶口繁夥雖民安俗阜必  
資元帥之得人然川泳雲飛亦賴嘉賓之贊畫  
是煩香德來慰輿情諒坐席之未溫昂鋒車之  
趨駕某深惟亡補退切自修好語見貽知有斷  
金之義從游在即更歌伐木之詩

答翟通判啓

德門雅望聖世美才久更踐於民情益推高於



吏治出分屏軾尚淹半刺之權入佩荷囊行被  
九重之眷知有斷金之義偶同退鷁之飛遠勤  
專价之臨重辱長牋之貺褒揚過實展讀懷慚  
千里敘情所愧非子雲之筆札一時仰德未由  
披彥輔之雲天瞻頌之深敷宣罔旣

答竹通判啓

義形辭色識辨安危惟險阻之備嘗宜功名之  
立致豈期歲月之久尚爾淹遲乃於州縣之間  
更煩關決頃自吳門之別繼爲南楚之歸寤寐  
雖勤書辭知有斷金之義偶同退鷁之飛

茲承專价之臨辱朋緘之問辭肯敷暢展讀首  
再三事理分明惟知感歎騏驥伏櫪無忘驥首  
之時鷗鶚在天更看冲霄之翼

答嚴州州縣官啓

南爲祝融容方自屏於江湖郡枕子陵溪忽起  
分於符竹雖公朝之不棄在私義之未遑蓋退  
而治已尚多缺然則出而臨民其敢率爾輒上  
祠宮之請且惟編簡之求豈期薰蕕遠貽慶問  
三復辭情之美益增顏面之慙恭惟某官論議  
該深見聞卓異素所蓄積蔚爲瑚璉之珍暫爾



淹遲莫掩斗牛之氣未遂同僚之幸徒勤仰德  
之懷愧感之深敷宣罔既

答呂太博啓

茲蒙薰慈委貺賤翰不爲葦藻無非忠信之言  
歷舉大猷備著切磋之義詠味數過感藏至深  
伏惟某官世德相傳天資甚茂立志靡追於時  
好行身力慕於昔賢暫分典於泮宮益養成於  
遠器某相聞雖久既見未繇永惟事道之難莫  
若求人之要考麗澤之象正資講習之功誦伐  
木之詩益見和平之勗顧驅車之漫通知傾蓋

之可期所忻有過之必聞庶或臨民之寡悔

答游廣文啓

疏恩北闕分教南邦出御史之名門先聲已著  
群諸生於泮水講席方嚴伏惟某官文采蜚英  
豈第從政蓄於平素旣以致遠爲心見於施爲  
當有躬行之念茲都會夙多俊良正資教養  
之功庸底作成之識其大者豈誦說云乎哉  
何以告之亦仁義而已矣某一違風采三易歲  
華忻聞徒御之臨首拜賤辭之辱自慚短朝曷  
報勤渠即聽名言少慰孤陋



回嚴主簿啓

發策大庭蜚英雋軌所論不詭公言允孚惟皇家設科本收多士之用而君子從仕豈爲一身之謀故官無尊卑而報國則均事無大小而行志則一方觀遠業以慰輿情先辱貺於辭牋徒增深於感抱

答新及第啓

茲審承恩天陞拜慶親庭閭里知榮士友增慰惟策名委質當思忠義之勉圖而學道愛人豈其利祿之是慕願擴晉賢之志永爲鄉國之光

答新舉人啓

伏承起從里選遂與計偕顧茲勸駕之初是乃策名之漸惟國之取士豈將富貴其身而士之逢時盡厲忠嘉之節行觀大對用卜遠圖願希董子之奏篇更加剴切毋若公孫之曲學徒取譏羞輒因報貺之辭少致贈言之義敷宣罔旣悚惕增深

答新舉人啓

茲審起從里選榮與計偕惟蘊積之素充宜發揮之有漸待時而動豈爲干祿之云正學以言



斯乃事君之始蔚辭章之辱賜惟推轂之何功  
報贈不文 爲好

謝生朝啓

歲晚而思益艱蓋重蓼莪之感齒長而學不進  
更深伐木之求方渴佇於良規乃忽墮於善頌  
意則厚矣吾惟闕然敢云初度之光實積中心  
之媿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八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九

記

靜江府學記

乾道六年  
春二月

國朝學校徧天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桂林之  
學自唐大曆中觀察使李昌夔經始于郊而熙  
寧中徙于郡城東南隅乾道二年知府聿張侯  
維又以其地堙陋更相爽塏得浮屠廢宮實故  
始安郡治請于朝而遷焉侯以書來曰願有以  
告于桂之士某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  
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



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  
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  
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  
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  
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  
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  
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  
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  
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

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  
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  
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理之所固存  
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  
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恠今也  
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  
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  
在乎而朝廷建學群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  
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  
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  
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某也不敏何足以啓告  
於人辱侯盛意勉爲之書

袁州學記

淳熙五年秋八月某來宜春至之明日州學教  
授李申與州之士合辭來言宜春之學自皇祐  
中太守祖無擇實始爲之今百有二十五年矣  
中更兵革廢而復興惟是庠陋弗克稱至于今  
守乃慨然按尋舊規首闢講肄之堂立替古閣  
於堂上生師之舍皆撤而一新之將告成而君

侯適來教請記以詔多士某不敏則請益堅  
乃進而告之曰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意亦嘗  
攷之乎惟民之生其典有五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是也而其德有四仁義禮智是也人能  
充其德之所固有以率夫典之所當然則必無  
力不足之患惟人之不能是也故聖人使之學  
焉自唐虞以來固莫不以是教矣至于三代之  
世立教人之所設官以董蒞之而其法益加詳  
焉然其所以爲教則一道耳故曰學則三代共  
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嗟夫人倫之在天下不可



一日廢廢則國隨之然則有國者之於學其可  
一日而忽哉皇朝列聖相承留意教養所以望  
於多士甚厚三代而下言學校之盛未有若此  
時也然則教於斯學於斯者其可不深攷先王  
建學造士之本意而勉之乎惟四德之在人各  
具於其性人病不能求之耳求之之方載於孔  
孟之書備有科級惟致其知而後可以有明惟  
力其行而後可以有至孝弟之行始乎閨門而  
形於鄉黨忠愛之實見於事君而推以澤民是  
則無負於國家之教養而三代之士風亦不越

是而已嗟乎可不勉哉於是書以爲記今守名  
杓實某之第也是月庚戌記

邵州復舊學記

慶曆中天子詔天下郡邑皆得立學邵州去王  
畿數千里於時亦爲學以應詔旨而學在牙城  
之中左獄右庠庫陋弗稱治平四年駕部員外  
郎通判永州周侯敦頤來攝郡事始至伏謁先  
聖祠下起而悚然乃度高明之地遷于城之東  
南及其成帥士者行釋菜之禮以落之今祠刻  
具存可攷也惟侯唱明絕學于千載之下學者



宗之所謂濂溪先生者在當時之所建立後之人所宜謹守以時修治而貽之無窮可也顧今僅百有餘年而其間興壞之不常甚至於徇尋常利便之說從就他所甚失推崇先生長者流風遺澤之意而於學校之教所害亦已大矣乾道九年知州事胡侯華公歎息其故與學教授議所以復之者轉運判官提舉學事黃侯洧聞之頗捐緡錢以相其事於是即治平故基而加闢焉祠祭有廟講肄有堂棲息有齋前後樓閣翬飛相望下至庫庖庖廡無不備具而民不知

其費不與其勞遣使來請記某以爲春秋之義善復古者是誠可書也然嘗攷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講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以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蓋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洒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



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至於物格知至而仁義禮智之彝。得於其性。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皆以不亂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不者。此先王之所以教。而三代之所以治。後世不可以跂及者也。後世之學校。朝夕所講。不過綴緝文辭。以爲規取利祿之計。亦與古之道大戾矣。上之人。所以教養成就之者。夫豈端爲是哉。今邵幸蒙詔。肯得立學宮。而周先生實經理其始。又幸而得復其舊。於已廢之後。士者游於其間。盍試思夫當時先生。所以望於後人者。其

亦如後之學校之所爲乎。抑將以古之道而望之也。往取其遺書而讀之。則亦可以見矣。於是而相與講明。以析夫義利之分。循古人小學大學之序。如前所云者。勉之而勿舍。則庶幾爲不負先生經始期望之意。而有以仰稱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澤。今日之復是學。斯不爲虛設矣。學故有二。記其一。治平五年。湖北轉運使孔侯廷之。之文。蓋爲周先生作也。其一。紹興二十三年。武夷胡子宏之文。雖不詳學之興廢。而開示學者。爲仁之方。則甚明。皆足以傳後。某不敏。幸以



淺陋之辭列於二記之次實榮且愧云淳熙元  
年三月癸巳

郴州學記

維三代之學至周而大備自天子之國都以及  
於鄉黨莫不有學使之朝夕優游於絃誦詠歌  
之中而服習乎進退揖遜之節則又申之以孝  
弟之義爲之冠昏喪祭之法春秋釋菜與夫鄉  
飲酒養老之禮其耳目手足肌膚之會筋骸之  
束無不由於學在上則司徒摠其事樂正崇其  
教下而鄉黨亦莫不有師其教養之也密故其

成才也易士生斯時藏修游息於其間誦其言  
而知其味玩其文而會其理德業之進日引月  
長自宜然也於是自鄉論其行而升之司徒司  
徒又論之而升之國庠大樂正則察其成以告  
于王定其論而官之其官之也因其材之大小  
盖有一居其官至于終身不易者士修其身而  
已非有求於君也身修而君舉之耳夫然故禮  
義興行人才衆多風俗醇厚至於斑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而王道成矣國朝之學視漢唐爲盛  
郡縣皆得置學郡有教授以掌治之部刺史守



令佐天得兼領其事亦既重矣而士之居焉者  
大抵操筆習爲文辭以求應有司之程耳嗟乎  
是豈國家所望於多士之意哉雖教養之法疑  
若未盡復古然爲士者豈可不思士之所以爲  
士者果爲何事也哉郴故有學迫于城隅湫隘  
不治知州事薛彥博通判州事盧邇教授吳鎰  
始議選改因得浮屠廢宮江山在前高明爽塏  
迺徙而一新之郡之士相與勸率以助資役甫  
踰時而迄成焉來屬某願有記某惟先王之於  
學所以勤勤懇懇若飲食起居之不可須臾離

者誠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於平天下未  
有不須學而成者實生民之大命而王道之本  
原也然而學以何爲要乎孟子論三代之學一  
言以蔽之曰皆所以明人倫也大哉言乎人之  
大倫天所叙也降衷于民誰獨無是性哉孩提  
之童莫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  
而夫婦朋友之間君臣之際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適而非性之所有者惟夫局於氣稟遷於  
物欲而天理不明是以處之不盡其道以至於  
傷恩害義者有之此先王之所以爲憂而爲之



學以教之也然則學之前務果何以外於人倫  
哉雖至於聖人亦曰盡其性而爲人倫之至耳  
嗚呼今之學者苟能立志尚友講論問辯而於  
人倫之際審加察焉敬守力行勿舍勿奪則良  
心可識而天理自著馴是而進益高益深在家  
則孝弟雍睦之行興居鄉則禮遜廉恥之俗成  
一旦出而立朝致君澤民事業可大則三代之  
風何遠之有豈不盛歟又豈可不勉歟學之成  
實乾道四年春二月

桂陽軍學記

桂與郴地相接近歲洞眊紛擾之後甫及安定  
郡各建學以館士亦可謂知務矣郴學之成某  
嘗爲之記而桂之士復以請於是告之曰嗟夫  
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今去聖雖遠而微言著  
於簡編理義存乎人心者不可泯也善學者求  
諸此而已雖然聖賢之書未易讀也蓋自異端  
之說行而士迷其本真文采之習勝而士趨於  
蹇淺又况平日群居之所從事不過爲覓舉謀  
利計耳如是而讀聖賢之書不亦難乎故學者  
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誅不爲文采眩不爲



糾祿洎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聖賢之書大  
要教人使不迷失其本心者也夫人之心天地  
之心也其周流而該徧者本體也在乾坤曰元  
而在人所以爲仁也故易曰元者善之長也而  
孟子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禮曰人者天  
地之心也而人之所以私僞萬端不勝其過失  
者括於氣動於亂於意而其本體以陷溺也欲  
雖曰陷溺然非可遂殄滅也譬諸牛山之木日  
夕之間豈無萌蘖之生乎患在人不能識之耳  
聖賢教人以求仁使之致其格物之功親切於

動靜語默之中而有發乎此也有發乎此則進  
德有地矣故其於是心也治其亂收其放明其  
蔽安其危而其廣大無疆之體可得而存矣此  
學之大端也然則其可一月而不講乎願與諸  
君共勉焉學之成乾道己丑歲三月也爲之者  
知軍事趙公潮教授劉允迪也

欽州學記

安陽岳侯霖爲欽州之明年政通人和乃經理  
其州之學悉易故之庠陋廟堂齋廡次第一新  
梓來謁記久未暇也又明年其學之教授周去



非秩滿道桂復以侯意來請且曰欽之爲邦僻  
在海隅地近鹽而俗尚利逢掖之士蓋鮮有焉  
惟侯不敢以其陋而鮮加忽也故新其學以勸  
之且求一言以示後庶或有起也某於是而歎  
曰是可書也已夫所爲建學者固欲其士之衆  
多也今夫通都大邑操觚習辭發策決科肩摩  
袂屬必如是而後謂之多士乎哉殆未然也夫  
寡國鮮士亦何病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之質者  
焉其成就與否則係乎學與不學而已學也者  
所以成才而善俗也今欽雖僻而陋也其士雖

鮮也然其間亦豈無忠信之質者乎無以揭之  
曷其昭之無以導之曷其通之爲之嚴學宮於  
此詳其訓迪以夫人倫之教聖賢之言行薰濡  
之以漸由耳目以入其心志其質之美者能不  
有所感發乎有所感發則將去利就義以求夫  
爲學之方而又以訓其子弟率其朋友則多士  
之風豈不庶幾矣乎異時人才成就風俗醇美  
其必由侯今日之舉有以發之請刻記于學以  
俟淳熙四年甲午



廬陵戴君爲雷州之明年以書抵某曰雷之爲  
州窮服嶺而並南海士生其間不得與中國先  
生長者接於聞見爲寡而其風聲氣習亦有未  
能遽變者某惟念所以善其俗宜莫先於學校  
而始至之日謁先聖祠則頽然在榛莽中用不  
敢違寧乃度郡治之西有浮屠廢居撤其地少  
下而得山川之勝殿堂齋廡輪奐爽塏凡所以  
爲學宮者無一不具用錢一十萬旣成則延其  
長无集其子弟而語之以學之故某之心亦庶  
幾其廩者願不鄙爲記以詔之予嘗觀孟子論

王政其於學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而後知先王所以建庠序之意以教之孝悌爲  
先也申云者朝夕講明之云耳蓋孝悌者天下  
之順德人而興於孝悌則萬善類長人道之所  
由立也譬如水有源木有根則其生無窮矣故  
善觀人者必於人倫之際察之而孝弟其本也  
然則士之進學亦遠求哉莫不有父母兄弟何  
也愛敬之心豈獨無之是必有由之而不知者  
蓋亦反而思之乎反而思之則所以用力者蓋  
有道矣古之人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爲孝



自徐行後長春以爲躬行著習察存養擴充以至於盡性至命其端初不遠貴乎勿舍而已今使雷之士講明孝弟之義於是學而興行孝弟之行於其鄉則雷之俗其有不靡然而變者乎豈特可以善其鄉充此志也放諸四海而準可也然則戴君之所以教者宜莫越於是矣乃書以寄之乾道六年七月十日

### 雷州學記

淳熙四年秋知雷州李侯以書來告曰雷舊有學宮比歲日以頽壞冷焉葺治一新願請記以

詔其士且希白先生嘗爲是州宜公之所加念也惟希白先生實某之曾大父至和元年以殿中丞來守雷州今廳壁題名具存故李侯援以爲請然某幸得備帥事于此所當以風教爲先務聞雷學之成雖微此請固願有以告也而况李侯之言如此哉嗟乎舜跖之分善與利之間而已矣譬之途焉善則天下之正遠而利則山徑之邪曲也人顧舍其正而弗由以自陷於崎嶇荊棘之間獨何歟物欲蔽之而不知善之所以爲善故耳蓋二者之分其端甚微而其差則



甚遠學校之教將以講而明之也故自其幼則使之從事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以固其肌膚而束其筋骸又使之誦詩讀書講禮習樂以涵泳其情性而興發於義理師以導之友以成之故其所趨日入於善而自遠於利及其久也其志益立其知益新而明夫善之所以爲善則其於毫釐疑似之間皆有以詳辨而謹察之如駕車結駟徐行正遠所見日廣所進日遠雖欲驅之而使由於徑不可得已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此學之功也自學校之教不明爲士

者亦習於利而已故其處已臨事徇於便安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安也於富貴利達志夫苟得而不知其有非所宜得也夫惟徇於便安而志夫苟得則亦何所不至哉間視其所爲雖有涉於善事而察其所萌則亦未免出於有所爲而然至於挾策讀書亦是意耳終身由之而以爲當然是豈人之情也哉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可不畏歟夫後之爲治所以不及於古之世而其人才所以不及於古之人者常在於是然則學校之教其所係顧不重矣哉今李侯旣不



鄙其士而新其學宮然其所以爲教者則又不  
可以不明也故予獨以善利之說告之使不迷  
其所趨雷之士誠能因予之言如古之學者從  
事於洒掃應對之際以涵泳乎詩書禮樂之中  
從師親友久而勿舍將必有能辨之者亦非予  
言之所能盡也李侯名茆字叔茂長沙人

江陵府松滋縣學記

乾道九年冬知江陵府松滋縣事余君彥廣以  
書來言曰松滋之爲邑僻在大江之濱自兵戈  
以來其鄉廬邑居固不能以復舊而又重以水

潦爲患淪墊遷徙之餘廢事大抵苟且而學校  
爲尤甚春秋奉祀幾無以障風雨青衿散處莫  
適所依六年之秋知縣事滕君琛始聚材陶瓦  
撤其故而更新之首巖廟象備其彝器已而講  
肄棲息之所亦以次舉其明年彥廣實來親帥  
其士者而勸程之又擇其秀者而表厲之吟誦  
之聲藹如也今年秋復命甃工結密其地自廟  
而及門又加黝堊之飾于其棟宇用釋菜之禮  
以告其成自惟小邑寡民不敢爲勞費第積其  
力時而爲之故與滕君相繼四年之間而後訖



事願不鄙爲之記以風示邑之士庶幾有以作  
興焉某念今之爲邑者急於簿書期會之報詳  
於追昏督責之事則云舉其職矣有能慨然於  
荒寒僻遠之區留意教養如二君之相繼者豈  
不可貴哉而余君且將求其說以作興其人才  
顧雖文字荒陋有不得辭也則爲之說曰先王  
之教其大旨見於孟氏之書曰學則三代共之  
皆所以明人倫也又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  
弟之義是知學校以明倫爲教而明倫以孝弟  
爲先蓋人道莫大乎親親而孝者爲仁之本也

古之人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以爲孝自徐行  
後長者以爲弟躬行是事默體是心充而達之  
不使私意間於其間親親之理得而無一物不  
在吾仁之中孝弟之道有不可勝用者矣試以  
諭于邑之士孰無事親從兄之心乎誠能相與  
勸勉朝夕講磨以從事乎此然後知人倫之際  
盡其道爲難而學之不可以已也士之從事于  
此則天風聲氣俗之所及閭里小民亦將視效  
而知勸畏威而寡罪以樂趨於淳厚之習然則  
顧不美與嗟乎是乃先王建學之本意余君今



日之所望於多士者宜莫先於此也遂書以寄  
之淳熙元年正月

宜州學記

淳熙四年某備位廣右帥事以經略司主管機  
宜文字韓璧聞于朝曰璧清介豈弟願假守符  
俾牧遠民詔爲宜州便道之官宜爲州被邊所  
控制非一前此爲州者日夜究切備禦繕治財  
賦之不暇莫遑他議韓侯至官旣舉其職則慨  
然念學校委廢議所以修復之蓋積累而後成  
廟宮旣嚴講肄有堂生師有舍門廡庖湏悉具

合境人士歎息誦詠佯來請記方韓侯之爲是  
與也或者竊笑以爲在邊州乃不急之務且曰  
宜故寡士亦何必汲汲爲某獨以爲不然蓋俎  
豆之修則軍旅之事斯循序而不或教化興行  
則禍難之氣坐銷於冥冥之中詩曰旣作泮宮  
淮夷攸服是有實理非虛言也建學於此使爲  
士者知名教之重禮義之尊修其孝弟忠信則  
其細民亦將風動胥勸尊君親上協力一心守  
固攻克又孰禦焉迺而吾民旣已和輯則夫境  
外聚落聞吾風者亦豈不感動有以伏其心志



柔其肌膚其孰有不順况於秉彝之心人皆有  
之奇才之出何問遠邇遠方固曰寡士然如唐  
之張公九齡出於曲江姜公公輔出於日南皆  
表然著見於後世宜之士由是而作興安知異  
日不有繼二公而出者乎又安知其所成就不  
有可過之者乎然則其可以寡士而忽諸故於  
其學之成樂爲書之

南軒先生文集卷第九

